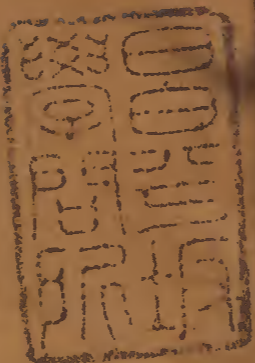


春秋質疑

六



漢書門			
八	四	一	九
一	〇	三	五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五	四	書	
函	一		
七	〇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15	
冊數	10 (5卷)		
函號	275	77	





春秋質疑

淺草文庫

豫章魏時應去遠甫編

溫陵田居中公雨甫訂

潭陽朱洵熊紹祖全校

詒書  
元年公即位

國史館  
藏書

春秋酌國君嗣位之時惟其中而已矣 改元之義

至此為第三解于隱公論其義于桓公論其法于文

文公下卷



公論其禮正心為第一義故于隱發之編年之法為  
二義故于桓發之改元即位之禮為第三義十二公  
皆然但隱莊閔僖以內無所承上無所稟而桓宣書  
即位為如其意以著罪在文公雖上不請命然內有  
所承故傳因首發于此書法不在即位上看於逾年  
然後改元書即位上看作文只重傳首至曠年無君  
一政意見得即位于桓前則太早于終喪則太遲惟  
逾年改元告廟而臨群臣最為得禮之中舜禹可證  
矣雖喪制未終不得以行吉禮然有家宰攝行亦  
妨于告廟臨下于以見古之人君雖逾年改元即位  
而通喪三年之禮未嘗廢也

元年隱即位文上体元舜典元日商訓元祀舜格文

祖禹受命神宗

元年桓即位文記久可行之法  
緣情制禮之中

毛伯錫命

春秋于王室寵內而特譏其失正焉  
曰初見曰繼



朝曰獻功皆是往而受之非來而錫之也當時文公  
喪制未畢不責其不朝只是王室來得不是耳失全  
在來上見

城濮 踐土 即位 錫命 上晉文有功當錫但

在一下字不好失之屈下文公初立無可錫在來  
上不好失之濫

踐土 俞聘 只是即事以明義如此不可作與奪  
上下要發詩意 或會城濮踐土全

晉侯伐衛 主城祀傳

伯主討二而得尊王之禮春秋之所予也 以克績

父功點起重在聽先且居之言先朝王于温然後伐  
衛取戚田則于正已以正人之義得矣

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不朝而使卿非禮也

望國遣使以報王慢亦甚矣

衛人伐晉

春秋于與國凌伯而責其失反已之道也



晉侯伐衛 衛人伐晉 上聽且居能服人 下聽孔達失反已  
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春秋紀內臣之會伯示謹禮之意也 晉疆戚田故  
敖會之主無婁傳

年三 彭衙

春秋罪伯國應敵之兵明王事也 王者之事在于

息爭息爭之道先于處已處已二字重對應兵言已  
則有罪與已無罪 云 蓋處已之道皆以不戰為上

也惟不若是此秦晉所以結怨連禍而無已時要曉  
得當時不哀喪而伐吾同姓其責在秦親恩未報而  
敗其師其責在晉然殺函之役猶可解曰社稷之故  
也晉今若馳其辭于秦引其咎于已秦未有不悔禍  
旋師者何遽然與戰乎程文中脫去告天子方伯意  
最是

戰矣 晉侯侵曹 上應兵 下忿兵

敗殺 彭衙



春秋于貪憤之兵而皆惡伯國禦之非道也 秦

聽杞子襲鄭為貪而晉遽敗之先軫之慮雖長其

如忘親背惠之罪何秦聽孟明拜賜為憤而晉遽

戰之狼曠之怒雖奮其如息爭遠怨之道何

鄭人伐衛 引咎責躬 北鄙 論以詞命 彭衙

春秋兩舉應敵之善者以責伯國示王事也 以

彭衙問起即以衛之有罪而引咎魯之無罪而脩

詞雙提倒本股渾斷 加同圍齊 下訴 圍宋 公孫 告急

二股皆無上告惟召陵侵兼有之

引咎 股 完盟 諾包茅之責

晉侯伐秦 悔濟河之非

論詞 股 會扈 文十子察執訊而與之書 七

伐陸渾 王孫滿對闕問

會鄆 子貢諭吳

完盟 秦晉圍鄭 召陵侵

經以王事望天下屢于應敵之善而予之焉 以



王事起分三股一屈完服罪于桓一鄭人脩詞于  
燭武一蔡人請師于周末繳本股須記戰紀內有  
死守段

于師 北鄙

春秋重王事故兩于應敵有取焉 此題戰紀亦

可搭但看出題次序有罪無罪不可遺蓋兵之起  
成于怨爭之不息而各執其咎以相抗也然咎不  
在已則在人在已者引以自責在人者理以喻之

天下自此無事矣

伐衛及戰 彭衙 齊討罪而抗者非  
秦逞忿而挫者非

戰紀 彭衙 省德相時自治之道  
遠怨息爭王者之事 二邊皆有辨諭事

長勺 彭衙

春秋紀內外之兵均責其非應敵之道焉 二邊

傳頗整俱有王者之事上文告不脩守禦無備而  
聽曹劌之言下有罪不服無罪不論而馳狼暉之

勇



召陵 彭衙

待敵而進王事可予應敵而戾王事可訊

城濮 彭衙

春秋兩紀伯兵而律以王道責以王事也

彭衙

晉宋伐鄭

示處已之道 示反已之道

以桀攻桀 以燕伐燕

作僖公主

春秋于望國祀先之慢深示謹微之意焉

積惡之

原非止篡弑即後來不視朔等事皆一念怠慢所積

也

及處父盟

春秋于內君之盟伯臣而深諱之以致意焉

揔是

諱耻一意蓋我公適晉而晉就國都使處父盟我夷

我公于臣列此正臣子所深耻者故必諱公與盟適

晉不書返國不至使若公朱嘗如晉與晉所盟非公

者然後我公見抗于處父之辱泯而臣子之禮全也

書法揔收說者謂公之如晉豈無卿大夫從行乎不



能明大義以折之遽令蒙此屈辱于主憂臣辱主辱  
臣死之義安在也

處父盟

公如晉盟

文三

公至自晉

文四

春秋筆削內君之出入存臣子之禮也

上晉侯

怒魯不朝使處父盟以辱公故不書公不書適不  
書至而削舊文下晉侯懼無禮于公請改盟而設  
享故書公書如書至而筆舊文

狩河陽

處父盟

上婉詞全君臣之禮  
下諱詞正君臣之分

會晉士穀盟垂隴

春秋紀伯信而示專命委權之戒焉

上借曹殺傳

見襄不請命而以士穀為司空則專聖人欲天下之  
政自天子出下借會殺傳見襄不攬權而以大夫與  
諸侯會則縱聖人欲一國之政自諸侯出

不雨至七月

春秋紀天變而見內君之無意于民也

大事躋僖公



春秋譏望國之逆祀正大禮也 大事只作叙事重

在兄弟不先君臣句不可以父子配三傳俱是引證

不必用言僖公雖兄然生既北面則當以君臣論昭

穆矣無書法

大事太廟 有事太廟

望國舉祀有見合禮之重者有見合禮之常者

行祫祭於秋則上合群廟之主于太廟蓋百世之

傳有自本吾追遠之義大有事而晉享焉合禮

重矣舉禴祭於夏則下遷四廟之主于太廟蓋五

世之澤未斬本吾如在之誠時有事而致虔焉合

禮之常矣

遂乞師北鄙躋廟下展禽不仁 縱逆祀不智

季子歸 躋廟不以親妨賢 不以親害尊

躋廟 城祀害尊尊之義 昧親親之本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伯國恃力以報怨春秋微詞以罪之也 以其常人



也故曰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若自賢者言之又奚待  
再勝然後言可以已哉此濟河之師所以雖在再敗  
之後而春秋責之備也傳中復興字全字專欲字無  
已字當玩德力二字極重致師意未要帶見已則弗  
戢而謂人能已乎 春秋待晉襄以漸而下始而彭  
衙以王事責之中而四國伐秦以常情責之終而伐  
秦為不足罪矣

于殺

彭衙 再勝

伐秦

報怨不已

伐晉

以致濟河之師

伯主黷兵以啓患春秋之所貶也

照傳口氣

串作晉人敗秦者二義莫乖于四國之伐秦之報  
晉者一釁亦起于四國之伐

敗殺

彭衙

伐秦

伯主席屢勝之勢而報怨經深貶之也

彭衙

四國伐

晉侯伐

春秋屢責伯兵因事而益甚之也

彭衙

四國伐

上昧王事  
下過常情



四國伐秦 秦人伐晉

伯國亟于構怨強國吝于改過經皆貶之也 以

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作骨上有再勝字

下有三敗字上取汪及彭衙卒至濟河焚舟下取

王官及郊自是見伐不報

遂納幣

望國越禮以面婚春秋原志而譏之也

豹如晉 叔弓如晉 舍如晉

經迭紀人臣之將事各原其志而與之也

志字不必論事只借以見意耳舍如晉是葬平公

諸侯之大夫欲見新君叔向辭曰其以嘉禮見則

喪服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吊也

知禮 股 癸丘 宰孔賜胙侑無下拜桓公乃儼天威于咫尺

仲孫來 周禮在魯則云魯有可親本之未顛則云國未

歸父聘 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

敗箕 異缺釋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



宋大水

宋公子御說稱狐罪已言懼而名禮

公如晉

文三年公如晉臧叔佗之賦菁莪則不敢當大禮之貺吞嘉樂則拜以昭小國之歡

此與俞聘亦可搭知樂

甯俞聘

賦湛露不敢擬天子之當陽賦彤弓不敢擬諸侯之敵愾

長檮

知武子辭襄公之稽首曰天子在寡君懼矣

踐土

文公受策命三拜從命出入三覲

韓起聘

觀書太史知文武周公之盛辭賦甘棠動封植無忘之感

士甸聘

標梅之歌適昭臭味之感彤弓之賦不忘官守之嗣

宿如晉

援小國事大之常敢求貺于三獻致下臣免之請力請徹乎加籩

公如晉

昭五年女叔齊言昭公非禮曰禮以守國行其政令

叔弓如

昭二年報起聘也辭郊勞敢當大賓之禮辭大館惟啻好合之成

鄆奔

待放于境賜玦乃行

黃父

子太叔請求晉謀王室斥周旋揖讓之末明天經地誼之紀

知樂

馬陵楚鐘儀也南冠而縶不忘先世之職南音而操猶係故國之思此范文子有君子之稱

或九國救同

豹如晉

襄四年報知武子之聘奏肆夏文王之三則不敢當元后兩君之樂歌鹿鳴四牡之一則致謝



寡君使臣之嘉

肖魚

晉賜魏絳樂辭曰合諸侯君之靈也和戎狄國之福也

豹如晉

襄十六年言齊故也祈父之賦感猷子同恤之憂鴻鴈之歌動宣子無鳩之懼

午伐鄭

師曠也驟歌南風知南方之不競楚多死聲知師出之無功

札聘

聆齊晉鄭衛之歌而列國之隆替可徵見虞夏商周之舞而歷代之帝王如見

以上股中有可移禮樂者看出題何如如俞聘若是禮重不敢當天子諸侯之禮若樂則重在湛露彤弓句聘若是禮單用彤弓重在先君守官之

嗣若樂則于所賦標梅彤弓樂章見之

知襄

蔡季歸

請謚桓侯也

歸父奔

壇帷復命哭踊而出

年三  
伐沈沈潰

春秋平詞以紀兵示用兵之法也

只就以其服於

楚也句看出無美惡就五國稱人句看出無褒貶舊

以人民逃散為非義舉則貶晉矣不知此句原是罪

沈潰字只作事實蓋兵者聖人所得已而用之權

也用之誅暴禁亂則為正故褒之用之報復私怨則



為不正故貶之伐沈之師未為正未為不正故詞無  
 褒貶蓋示後世用師者知權而本之于正也 看来  
 春秋此處意義皆從不討楚商臣來蓋商臣弑君今  
 已二年晉人聲罪而前此真義舉根夷安夏之策未  
 有善於此者乃沈是伐耶與救江傳同意  
 北杏 盟幽 踐土 會温 伐沈潰  
 經原小國背伯之迹因平詞以紀夫討之者焉

齊伐鄭圍新城義舉 晉侯伐秦報怨 伐沈潰

兩援事以律伯兵所以示用師之道也  
 股問起以義舉報怨雙提過倒本股作

上二比易齊人伐衛 伐楚 突救 伐鄭

次鄭 棐林伐 伐鄭肖魚俱是義舉

遂伐邾訾婁 會吳伐齊 侵曹伐衛 四國伐

秦 晉侯伐鄭 伐北鄙俱是報怨

城邢 伐沈美恤患 兩邊俱有權正

北杏 伐沈示予奪 俱有權正



四國伐秦

伐沈

報怨者微詞  
討罪者平詞

伐沈潰

伐楚救江

春秋所書有示用師之道有示用兵之法

俱在聖

人書法上發揮都以討商臣為重能聲罪以正楚

則夷自攘其所挾從者又不足治矣能聲罪以正

楚則夏自安其所攻圍者又不難救矣

秦人伐晉

春秋于遠人貳過原情而責之備也

勿徒着斷罪

語看春秋諸侯知德者鮮便見當時只有穆公作

庶幾知德柰何悔而復二徒托空言哉自是見伐非

稱他後日能踐正見此時便當踐誓所以責備之也

損德之脩也句要看人必能損已然後在人一切不

足較而成其德穆公濟河焚舟猶為貪忿之習正損

之道未盡也蓋懲其忿而後悔不若弗懲而悔之為

得也不然論物我平施之道屢敗一報未為過當而

何以深尤之哉

此傳無四國伐秦



入滑貪敗殺哲彭衙忿伐晉吝伐秦改

經于賢君必究改過之吝而備責之也 摠以損

卦說起以首三段分貪忿點過倒本股作以求股

入後辨之不可作啓釁只見其踐之晚耳 去入

滑只從誓言上發起去伐秦全

入滑 敗殺 彭衙遠忠言

春秋迭紀遠人用兵示貪憤之戒也 敗殺如傳

帶在兩邊去之亦全

彭衙 秦人伐晉

經責遠人貳過所以為忿兵之戒也 只倒忿

邊 加伐秦只見伐不報多講此

彭衙 秦人伐晉

春秋紀兵有以王事責伯國者有以王事責強國者

息爭遠怨王者應敵之道懲忿窒慾王者脩德之

要

入滑 敗殺



強國過而知悔春秋之所取也

須補宜踐言意

敗莒

伐晉

抑鋒止銳  
懲忿窒慾

春秋紀兵而以王事責敗敵與貳過焉

俱有責

備賢者意

侵曹伐衛

伐晉

春秋紀事有備責伯國之報怨者有備責強國之貳

過者

伐晉

札聘

春秋責備之義見于伐國與辭國也

楚人圍江

報沈之役也

春秋罪外夷之靈小而伯義之廢見矣

貫澤之盟

江從中國楚自城濮之後亦不敢侵伐晉文既沒襄

不能討商臣之逆故楚輕視中國有窺諸侯之意而

圍江以試之圍不稱人稱人貶也合晉襄不討商臣

與伐黃參看

冬公如晉及晉侯盟



春秋詳內君之盟伯以其無可諱也 以盟處父傳

適晉不書返國不致反看晉賦菁莪公賦嘉樂

伐楚以救江

春秋于伯臣恤患而譏其失用兵之法焉 此傳只

責獨遣一軍而不大合諸侯桓結江黃文復曹衛總

是大合諸侯與獨遣一軍相反不必泥竒正江國小

而弱數句當玩楚有覆載不容之罪只見可以大合

諸侯不可另作一意命秦甲等正是大合諸侯之

事用兵之法勿泥竒正

伐鄭 盟貫 陽穀 遂伐楚 召陵 圍宋 侵曹

伐衛 城濮 圍江 救江

春秋即二伯用兵之法以譏伯臣恤患之非 止

出召陵城濮救江全以救患之善揔起隨將桓父

大合形獨遣之非

伐鄭 盟貫 伐楚 召陵 圍宋 侵曹 衛 城濮

二伯合師以攘夷得用兵之道矣 大凡用兵謀



當出于萬全勢當協于多助桓公遠結江黃談笑  
而斷敵人之臂厚集八國慷慨以振中夏之威楚  
所以終屈而鄭安也文公許復曹衛而敵之腹心  
內毀師連四國而我之羽翼內張楚所以大挫而  
宋安也此說又似泥竒正矣

伐楚次 救江

二國之紆難其用兵有得失焉 只以大合八國

伐楚與獨遣一軍救江相形然二罪執與不執亦

可巧入桓能聲包茅不貢之罪而襄不能聲商

弑君之罪何耶

陽穀 救江 得攘外之謀 失恤患之道

召陵 城濮 盟向 季札 會戚 子臧 合遇垂傳

春秋所書有與得用兵之道有與得遜國之道

敵雖崛強不能當節制之師出萬全之謀摧之若  
振稿耳世雖混濁不能污高蹈之行視千乘之榮  
棄之若脫遺耳後須繳本股



召陵 城濮 書救 偃陽

合戰卿傳

春秋紀兵而予其得用師主將之道焉 師在多

助仗義而前 將在專制觀釁而動

召陵 城濮 宋楚平 袁婁

合吳伐我傳

春秋特取用兵謀國之良者以昭鑒也 有桓文

之長策則積悍之夷一人制之而不足者衆人角

之而有餘鄭罷伐而宋解圍此之謂善用兵有元

佐之忠計則方梗之敵早屈奉之不足者禮義折

之而有餘楚許成而晉請軟此之謂善謀國以上

數題俱沒本題若只以本股作合亦可

救江 召陵侵

恤患而失其道者可訛攘夷而沮于利者可賤

上周王叔桓公同行楚又有弑父與君之罪下劉

牟公在會楚又有拘唐與蔡之罪皆暴明美討之

無難惜手一以謀拙而沮一以利汨而墮

救江 戰卿



春秋紀兵有訛失用師之法者有訛失為將之道者

年四  
逆婦姜

春秋紀婚禮而交著內外之失焉 文公不能致哀

居約違禮而行齊不能鑒微知著冒禮而往皆不能

正其始也

楚人滅江

春秋紀小國之守正而伯謀之踈亦見矣 主滅黃

得正而斃作中便藏晉不能救意蓋方書救江隨紀

滅江春秋之意可見

晉侯伐秦

春秋以王事善遠人故不譏伯國以見意焉 以晉

過常情而得稱爵起深善秦穆自秦晉交兵以來春

秋所以致意于秦穆者不一而足其貶晉者固許穆

之意其不貶晉者亦許穆之意其善秦者為其賢也

其責秦者亦為其賢也所以然者以今此伐秦之師

受而不報懲忿窒慾卒踐自誓之言也傳中王事二



字最重 作文只宜將晉襄見伐而報云深善秦

伯一段語意發明春秋大改過嘉什怨之旨毋徒按  
着秦穆講去而反遺猶無譏焉之語意也

殺 箕 伐許 彭衙 處父盟 四國伐秦 秦伐

晉侯伐

經原二國行事之異而深善強國之改過焉 殺

函彭衙取邑之役秦穆三敗而僅報以濟河之舉  
春秋即人之乃晉乘三勝而凌秦反得稱爵何也

君子曰襄之忘親背惠干戈起於衰經敗狄伐  
困辱并及魯侯專力凌秦何足齒哉第作誓之穆  
何人耶濟河之報方以違誓詬之豈意閉關謝晉  
如此則非畧專力之襄安足以顯揚之也舊以常  
情待襄王事責穆分者非

敗殺 彭衙 四國伐三敗 秦伐 晉侯伐

春秋不槩以王事責伯國者彰賢君遷善之美也

摠叙秦以三敗一逞而見責晉已三勝復逞而無



譏歸重以王事待秦穆上益薄於待晉正見其厚  
於待秦也

敗穀 敗箕 伐許 處父盟 晉侯伐

經原伯主之素行而見報怨之不足責也 加秦

伐晉倒秦穆作

敗穀 伐晉 伐秦

強國悔過而終改經竟畧伯兵以善之也 舊以

作誓起述到伐晉又述到伐秦與上傳題無別

照股流水歸倒本比重發各改意只輕點在內

秦人伐 晉侯伐

經以王事待賢君始責之備終善之深也

敗穀 晉侯伐

遠人悔過而卒能改經不貶伯國以善之也 舊

主貪利襲鄭改過謝晉合作今只以作誓而卒能

改過予秦作

彭衙 晉侯伐



經以王事望人故罪伯國之違忿予賢君之改過

四國伐 晉侯伐

以常情責晉  
以王事予秦

敗箕 伐許

伯國之尚力于其靈小挫外者見之也

盟柯 捷菑

經以王事風天下嘉什怨大改過也 下易歸益同

楚人救衛 晉侯伐

春秋紀兵有予恤患以責肆患有畧報怨以嘉什怨

晉侯伐 楚人侵鄭

強國改過經畧伯兵以善之二國反正經罪外兵以

顯之

召陵 晉侯伐

春秋以王事貴二伯有于綏敵見之者有於釋怨見

之者 重卒與之盟而不遂悔過能改而不責

人

晉侯伐 夾谷歸



春秋紀事有見伯德之脩者有見王道之化者

晉侯伐秦 秦伐晉

經大改過有不貶伯國以見之有深貶強國以見之

審俞聘

外臣脩好于內而見其知禮焉 諸侯朝正于王而

晏樂之于是賦湛露能敵王所愾而獻功于是賦彤

弓 知禮在明天子之制守陪臣之分上見其平日

橐籥之忠亦要見

年五 榮叔歸含賵

王室瀆禮以崇僭春秋畧詞以譏之也 王不能正

句重不但不當含賵之而且當正之也要見是成之

為夫人本文且字亦有意味王法所謹甚重

秦人入郟 郟叛楚即秦又貳于楚

楚人滅六 六叛楚即東夷故也滅文仲曰臯陶庭堅不祀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即外暴之肆而伯業之替見矣 晉衰志氣不如初

年之盛紹伯之業浸以衰微故西戎之秦南蠻之楚



敢肆行中國吞噬弱小而無所忌也

年六

射姑奔

君漏言也

即大夫之去國而伯主漏言之失見矣

突奔

失身

射姑奔

失臣

河曲

失事

謀貴于密故春秋屢示之戒焉

閏月不告猶朝

聖人愛禮因望國之廢而深致意焉

書法只重不

告猶朝上傳中重發閏不可廢正以見不告月之非

不言朔而言月因月置閏紀實之文自當如此非書

法所係猶朝于廟詞若幸之而意獨切矣蓋幸其朝

乃罪其廢禮也當發愛禮意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日一旦周天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

六十五日有奇而與天會為一歲月不及天十三度

積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而與日會者十二月為一年

以一年二十四氣言該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舉成數

為六日是多了六日也是為氣盈而晝夜長短節氣



寒暑于是定焉以一年十二月朔言之該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舉成數亦為六日是少了六日也是為朔虛而晦朔弦望于是定焉使一年二十四氣相去該三百六十五日一年十二朔相去該三百五十四日則可以無閏矣因是月有虧盈不能恰恰至三十日若不置閏則失月行之數即弦望晦朔皆非其正既非其正則晝夜平分不在春秋之中而寒暑反易矣此所以又置閏以處之然後以占天時而二十八宿有定位以授民時而八節不差以候寒暑而二十四氣不忒也 汪氏曰三年一閏尚餘五日有奇五年再閏則少五日有奇積十九年閏在十二月則氣朔分齊大率三十二月有閏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閏月有朔而無中氣也

閏不告

春秋于內君必明閏不可廢以示責焉

猶朝廟



聖人幸禮之不盡廢見愛禮之心矣

春王正月 不告月

夏時當行 閏月當告

夏時者歲周于上而

天道明統正于下而人道定是頒正朔者所不可  
易也周正建子商正建丑豈若夏時之可行哉孔  
子告顏回 閏月者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璣觀  
衡則有其象是奉正朔者所不可忽也唐典定時  
周制詔王豈以為閏月而廢哉孔子告子貢

七年 戰令狐蔑奔

春秋紀兵而重貶伯國示置君之當慎也

以稱

並提重晉人及戰而歸罪在不慎上慎不慎于前自  
不得不戰于後此傳只以立雍為不慎若靈公分自  
當立須有低昂所謂舍嫡嗣而外求君者也

先蔑奔

即伯臣之去國而置君之不慎見矣

盟扈

春秋紀信抑外臣之強罪內君之怠也

每邊俱有



二意然內專是外強根本怠緩是後至根本不名與  
諸侯不序二書法分收 加不告月令狐只作兩邊  
事迹

不告月 令狐急專

令狐 盟扈專政于內 抗分于外

盟扈七 盟扈十五  
譏專政兼責急政 譏昧義兼責急義

公孫敖泣盟

春秋于內臣盟小而見其非所欲焉 莒為徐伐萊

援請盟所謂小國訴之大國勉強而應也

衡雍盟暴

春秋謹華夷之辨特因事而致詳焉 重在雒邑天

地之中至甚矣要之亦因雒戎不可亂華故因魯有  
趙盾雒戎之盟而書於經乃別之以見義也會盟事  
迹不重重在謹辨上不可作公子遂

衡雍 主無婁傳

經紀大夫相盟之迹示謹禮之意也



翟泉

盟暴

衡雍

翟泉王城之內  
洛邑天地之中

春秋于內地有所以正君臣之分有所以謹夷夏之

防

會首止

葵丘

衡雍

盟暴

春秋紀信有異詞以正分者有詳詞以謹防者

敖如京奔

大夫有縱欲之非春秋示室欲之戒

持志二字最

重

牙司城來奔

春秋于外臣去國而深譏任官者之失也

以不能

其官講就見昭公用人之非蓋司馬之官兵權是握

乃一不能保其身司城之官守土是職死一不能居

其土用人如此君安得不失身也存云其以官舉見

他不能其官專責意諸倒昭公作未妥

及孔父

司城奔

處命不渝  
奉職不勝

司城奔

城費

任官之失  
世官之非



毛伯求金

春秋不與相臣之擅命其旨微矣臣假使主威

脅制中外禍最無極聖人深慮而早防之故曰其旨

微矣當喪未君先提過

夫人姜氏至

春秋因事而明小君之重示防微之意也明小君

之重正所以見佞其不安之非也文公無正家之法

不知敬其伉儷敬羸仲遂之邪謀未必非窺此而動

矣蓋毋無寵子無威勢所必至也

及箕鄭父

春秋于伯國用刑而深惡權臣之私也此見趙盾

有偏黨之私故不從末減而專權自恣以行已意只

如此混講加令狐盟危只見晉靈初立政在趙盾

楚伐鄭遂會救鄭

春秋紀外暴而深著恤患者之罪焉以楚子親將

貶而稱人惡其憑陵諸夏講起歸重中國上內有啓



患怠患二意不必太分看来傳意全在啓戎心上將  
貶楚懲列卿意點過只主趙盾為夷狄所窺作為是  
盖楚之橫實盾招之使來列卿之怠實盾無以率之  
使前也

遂會救

春秋紀恤患而重伯臣失防禦之責焉 救而不及

楚師只主趙盾列卿帶言之

城濮 踐土 盟扈 伐鄭 救鄭

伯國棄先業以啓戎心春秋深貶之也

上二

是晉主夏盟盟扈亦是主盟是時靈公幼弱所以

專責趙盾 去踐土盟扈全 只去盟扈亦同

伐鄭遂救 伐鄭馬陵救 先事啓患 後事防患

春秋兩惡外暴有責伯臣防禦之怠者有予伯主安

攘之勤者

荆伐鄭救 楚伐鄭救 安夏攘夷 啓患縱敵

椒聘



春秋于變夷之國因脩禮而特進之也 荆聘傳以  
慕義為主此又有變夷意以其類本善故因事而進  
之非以其事為善遂原類而進之也作文重世類上  
聖人宅心忠恕故聖賢之後不輕絕之其君其臣湏  
點出要見遂與諸侯比意此傳變夷重僭王不當雜  
以猾夏湏記無懲其不恪一段方與荆聘不混以  
中國之禮待之故是原其世類要之即此便是誘  
禮義用夏變夷之意

荆敗蔡黜荆聘漸進椒聘遂進

經于遠人脩禮而異詞以進之者論其世也 黜

僭竊者正一王之大法嘉來聘者與為善之公心  
至此則遂進而中國亦所以達其向善之心而反  
其僭王之失耳寧復論其始也哉不必分紕之等  
夷進之同夏亦不必作一頭二脚

荆聘 椒聘

春秋兩進遠人之脩禮嘉其世也 二聘無優劣



當渾作荆聘見樂與人為善椒聘見宅心忠恕重  
世類作

荆敗蔡 荆聘 椒聘 伐郟 會戚 札聘

春秋兩于夏之變于夷者每因事而待之殊也

聖人立法之嚴就在宅心忠恕內蓋吳楚本聖賢  
之後一變于夷甚可悼一進于中國甚可喜悼而  
黜之喜而進之蓋不勝先世之感也 有以僭王  
起歸重椒聘札聘上不分順逆亦不可太分吳楚

二開作重在宅心之恕 去荆聘會戚全

椒聘 會戚

春秋兩進變夷之慕義宅心恕也 下比易札聘

同

石門 伐凡伯 椒聘 內不與中國同  
外不與夷狄等

荆敗 狄伐邢 椒聘 華元聘 黜之等於夷  
進之同乎夏

伐楚次 師召陵 荆敗 椒聘 上以義正名而

樂與人為善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



椒聘 元聘 伐鮮虞 入郢 進夷同乎夏 黜夏苛於夷

秦歸祿

遠人加禮于妾毋春秋深責夫失子道者焉 書法

只多僖公二字

歸賙 失夫道 失子道

秦伐晉

春秋重貶強國之報怨予伯國之改過也 此傳因

秦舉號而推求其故說得甚活觀傳者 云及以見

手等句俱是活詞作文須依他說得活方妙終不逐

非是不逐逆雍之非傳中先言晉人悔過之正以責

秦報復之非下因秦報復之非以見晉悔過之正自

相照應或執河曲晉已服矣句謂此悔過乃不戰耳

不知彼傳乃原晉服以甚秦曲但曰免晉與深許口

氣自別况此傳絕不言及不戰乎悔過即悔舍嫡之

過或疑置君一事令狐既貶此不宜許不知貶其誤

于逆雍許其不果于立雍而立靈自不相仍若槩以



為非則何以曰既悔而之正乎

令狐秦伐晉

經于伯國改過而重貶強國以見與焉少梁事

不用只就狄秦中見于晉

秦人伐晉秦伐晉

強國悔過而復貶可說伯國悔過而能改可予

上加敗散下加令狐全

及蘇子盟女栗

頃王立故也

信講于王臣而瀆分之罪見矣

借鷄澤傳王臣

能惇信明義諸侯不能尊主奉法却俱就頃王新立

上發之蘇子若惇信義則挽群后百辟而宗周不難

也何侯要一魯以示親魯侯若尊主法則躬朝覲述

職以蕃王不暇也安敢盟王臣以取戾收直書蘇子

以見瀆分不書公內以諱為貶也

冬狄侵宋

主宋方有狄難

楚子蔡侯次厥貉



春秋紀兵者憑夏之心而顯從夷之志

機莫深于

有謀不露蓋其兵莫知所指其毒將不可測也惡莫

大于無故從夷蓋其意獨有所迷其黨堅不可破也

上異于齊桓收書次于伐麋之上下異于三國收削

三國而書蔡侯書法加伐麋同再加盟新城同

滅江 滅六 伐鄭 侵宋 厥貉 伐麋

春秋紀兵有原事以罪憑夏有比事以罪從夷

摠叙同卑楚自城濮以後威聲日振滅江及六已

肆兼併之威平陳與鄭復得諸侯之助乘狄侵

而次厥貉以伺之及宋服而移師于麋惟是宋陳

鄭蔡皆從之矣君子曰云去狄侵卑主責楚

湏記

伐楚次 伐鄭救 狄侵宋 厥貉 伐麋

春秋紀兵比事以責憑夏原情以誅附夷

伐楚次陘 厥貉伐麋

春秋而紀駐兵又原情而予奪之焉 當重伐而



次與次而伐上描寫其輸敵憑夏之情狀

滅江 滅六

經紀外夷覆小而其橫見矣 江之滅秦伯為之

降服出次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惧

也 滅文仲聞六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

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伐鄭 狄侵宋 厥貉

經原諸侯從夷之故而獨有所重者誅其志也

以三國形蔡上鄭失三大夫宋方有狄難

楚人救衛

伐麋

托詞以罪報怨 因事以貶憑夏

伐麋

春秋紀外夷靈小顯憑夏之罪也

麋本與厥貉之

會成大心敗之防渚潘崇又伐之至于錫冗重在志

于伐宋上况無御事先弱之謀宋公右孟之供則禍

中于宋即公子遂如宋而曰賀楚師之不害可知矣

收于次之下而書伐書法



入滑 伐麋

兩觀遷怒之兵貪暴之情顯矣 因弦高而後入

滑貪在襲鄭上因華御而後伐麋暴在謀宋上

會于承筐

春秋紀大夫之謀好而示謹禮之意焉 謀諸侯之

從于楚者未幾而新城之盟諸侯皆至謀亦善矣然

以大夫專之則為禮失于下之端矣即當時承命而

往君威尚存不可訓也有罪諸侯不主委之大夫必

文急情靈幼弱作者

公子遂如宋

言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卷

春秋紀內使而諸侯相恤之義見矣

敗狄于鹹

春秋正名于狄經世之慮遠矣 此傳只辨其非長

狄蓋使其為長狄而春秋徒以狄紀之則種類不別

令後人何所考而施制馭之畧哉 公穀以長狄

為人之長左氏以為國名劉敞所辨在左氏也



追戎徐州山戎狐竹敗殺瓜州陸渾鞏洛赤狄洛州白狄西河大鹵山後

春秋屢正夷狄之名經世之慮遠矣 摠叙混作

欲人知其戎某狄壤地如何族氏如何因名以究其地稽其人隨大小馴暴之勢而立制馭之方此正名意也西方曰戎北方曰狄 只追戎敗殺亦好 題脚隨換

術聘主札聘傳

春秋畧遠人之脩禮以禮之雜于夷也 要曉秦

中國又無吳楚僭王之陋今其臣不書姓氏不得與中國等則知春秋以介於夷狄而畧之矣方與椒聘傳不礙 秦厚賄魯而言伐晉魯亦厚賄秦之而不恤宗盟之闕可作結

戰河曲

春秋貶二國交兵而尤甚理曲者之罪焉 秦納不正晉不謝秦乃令狄事點入叙事不重只重斷秦曲尤甚之罪而晉特不奉詞令以止之帶說秦曲之甚



全在晉已服句上見玩今又字自明總結二國稱人而晉不書及書法輕重權衡意要發 晉已服則無罪可謝故但云奉詞令以止之也

令狐 秦伐晉 河曲

春秋原二國構兵而獨重理曲之罪焉 原令狐

之始禍則秦晉今日之師皆罪也稽北徵之是非則秦人今日之曲猶甚也總叙單作

令狐 河曲

春秋紀兵始重伯國之罪繼重強國之罪也 重

書及不書及作聖人輕重權衡都在謝過上晉不謝秦則秦罪輕而晉罪重晉已謝秦則秦罪重而晉罪輕揔是大改過貴遠怨之意

秦伐晉 河曲

經原遠人黷兵之迹而獨甚其曲焉 照傳一套

倒下首股見秦已曲矣此又曲之甚者鄒主兩分

彭衙 河曲



春秋紀兵之例有常變而主客之罪昭矣

上重

晉以秦先事加人辨斷下重秦以晉不奉詞令辨

斷

公伐邾 師還 彭衙 河曲

春秋輕重之權衡示尊卑之等明主客之辨

城諸及鄆

春秋于望國興役而罪其勞民之甚焉

帥師而城

畏莒故也莒魯爭鄆自此始城一邑為勞民今一朝

二城其勞甚矣况興兵以城乎

世室屋壞

春秋紀內廟之毀見不恭之甚也

世室人君所常

有事者也公每月朝之有司又當以時脩葺豈有將

壞而不知者不兩閱七月又無壞道乎

納太廟 屋壞 立武宮

春秋于望國之廟又因所祀而異其稱焉

只就

廟號上發此王制也周公夾輔肇百世之封魯公



啓宇開本支之幹群公次及綿襄世之傳

會沓還會棊

搭在公在楚傳

春秋詳錄內君之出入志其安也

文子相行能卷

子家之賦而股肱有托鄭衛遠合共協平晉之謀而

羽翼有資只如晉還至晉全有欲借盟蜀傳晉

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

心擇義堅享晉室以為沓棊之會乃鄭衛不忘晉伯

而介魯以求通為輔伯之善作者亦可然出如晉

則前主為安矣

會沓 會棊

內君紆二國之患春秋詳志之也

衛鄭從楚非

得已也晉會承筐謀討之至是文子相魯為之請

成春秋善解紛故詳志之

同盟于新城

春秋紀諸侯之協於從伯示尊王之義也

此傳不

是予晉外楚亦不是諸侯有攘楚之謀只是予諸侯



從晉蓋楚為僭王是與宗周不兩立者晉與諸侯自是王室蕃衛之人相率而拒楚猶宗周之所賴以存也然晉為諸侯之領袖諸侯為晉之羽翼兩相協比然後楚可攘不然渙散而無統即諸夏之衰可立侯而楚之蔑視宗周將誰禦也此聖人予諸侯從晉之意非果以晉能尊王只度之于君臣大義存亡之機晉必不可不從耳不然何以有晉楚行事不相遠之語耶傳中同外楚句是書同事實非謂宋陳鄭也書同以予之蔡不與盟只帶說

楚伐鄭 遂會救 狄侵宋 厥貉 新城

經紀兵信有所以恕列國之從夷者有所以驗與國之從夷者 楚次厥貉三國雖從有弗獲已故恕之蔡不與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美俱倒新城以恕三國驗蔡作

荆敗蔡僭王厥貉 新城 以僭王作頭而以奪從楚

予外楚分



楚伐鄭 厥貉 河曲 新城

春秋為尊王計故畧夷夏不遠之行而予奪以見意

馬 伐鄭之役憑陵已甚河曲之戰報復無涯

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先提起後倒厥貉新

城予奪作

去晉楚股或易晉伐秦楚人伐鄭全 又易圍江

救江伐鄭救全 又敗狄伐許滅江伐鄭全 或

單楚伐鄭會救鄭見楚伐而晉救不及俱全

圍宋 新城 會扈 盟宋

春秋予奪內外之從違明尊王之義也 此與前

題不同宜摠叙楚合諸侯圍宋而新城之盟服楚

者轉而之晉晉合諸侯會扈而宋之盟從晉者及

挽而之楚夫行事不相遠乃從晉則予從楚則奪

向後摠收尊王

厥貉 新城

春秋予奪諸侯之從違示尊王之義也 只在尊



王上做奪蔡從楚諸侯從晉處當大發君臣大義當擇

北杏 新城

春秋尊王故貶戴伯予外夷者以見意焉 有伯

則無王黜戴伯者聖人致盛世之思有楚則無周予從伯者聖人待衰世之意

前幽 新城 雖一蔡之叛

春秋兩紀尊王之信而皆予人心之同也

後幽 新城

經于人心之從二伯而皆志其信之協焉 主樂

人心從伯作焉尊王恐齊晉未必能也只聖人欲人尊攘耳

伐麋 新城

經紀兵信著外夷志于憑夏驗與國志于從夷

重在志字以厥貉為案 加厥貉同

新城 辰陵



經予諸侯之從伯以正大分予諸侯之從夷以正大

倫

納捷菑弗克

伯臣聞義能徙春秋曲以善之也

徙義主服于邾

人長幼之辨弗克字好玩味惟弗克是不以威勝義

若克則不顧義而伸威矣傳中非力不能納一句要

重惟力足以納而以義弗克納故曰可以為難矣收

弗克納而帶繳稱人大夫置君而為之諱諱之所以

善之也

盟幽

納捷菑

內以諱為貶  
外以諱為善

上易公至自晉及乾時

全

秦人伐晉

捷菑

懲忿窒慾  
乘墉弗克

悔過而吝于改者責之聞過而速于改者善之

會袞伐

納捷菑

疑于為義  
勇于徙義

嫡庶  
長幼

觀魚 歸田

春秋所書有責乎文過者有予乎改過者

下易



晉侯伐秦或歸益同

捷菑

宋公伐邾

隱惡揚善

子哀奔

大夫去國以存道春秋之所貴也

傳首數句可玩

宋公無道非可事之君身為封人非必不可去之位

不義宋公便見一幾字全道愛身不是二事道當愛

身則愛身便所以存道須說得子哀見幾不為偷生

避禍方為可貴傳全無異姓意文中不必用彼微子

豈異姓者不義而出要重君臣本以義合也

蔡季歸 哀奔

經于賢臣予其以禮歸國者貴其以道去國者

季子歸 哀奔

春秋紀事有予歸國靖難者有予去國繫身者

捷菑

哀奔

徒義存道

兩邊俱有易

單伯如執單伯

春秋于內臣見辱而畧詞以示意也



華孫盟

外臣專命而行春秋深示世官之戒焉

當時來盟

原無君命不稱使只是事迹司馬主兵之官句便有  
味以華督弑逆之孫非賢者之類功臣之胄而世掌  
兵權如之何不專行無君也委權不在宋昭時前已  
然矣湏知此傳重在垂戒上 書法只書華孫不書  
名不稱使帶繳

及孔父

稷

取郟

華孫盟

茂如京

鞏

書

救會奔

經原世臣之專盟必比事以重官人之責也

全

傳題原弑君受賂華孫如魯三家之類非賢者功

臣之後之比

華孫盟

戰安

春秋于內外之世官而皆致其說焉

上類非賢

者胄非功臣逆賊之後為世臣者也下任之非賢

使之非能以父兄之故而世官者也湏有分別



下易三卿伐莒全皆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也

華孫會奔書救

經惡世官之非而有取于錄功叙賢者焉 傳中

委政重看見得不但世官且委以政而世掌兵權

矣此傳不是以報功報德言蓋必如若人而後可

委以政耳與專行無君反看

書救會奔

春秋于世臣有取其功之可錄者有取其賢之可序

者 凡作世官題不可便謂其國能然只發明

春秋之法如此而後可世耳又要知取于賢者功

臣之後公選之法未嘗不存蓋功臣之家多胄子

明德之後多達人此中取人為多耳若其不肖即

不忘崇德報功亦僅有世祿之典耳豈得濫官之

而以國家為徇哉

賢者取却昂 僖伯之子哀伯

告糴 僖伯哀伯之後臧孫



嬰齊如叔肸之子

茗丘聲伯即嬰齊也全上

伐鄭成十 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

佐如師歸父之子國佐

舍至豹之後

功臣于箕 晉侯伐衛 先軫免胄馳師子且居請朝王

商任書之後盈

城濮令狐 會宋 會甄 成季宣孟之後趙武

會宋有作初吳之子初午

此與尹氏不同尹氏傳功臣在世祿上重在報功

此在世官上重在委政尹氏傳賢皆在身上說此

在先世上說

戰鞏會奔 濟惡 濟美

華孫會奔 濟惡 濟美 以專行待放黜景

單伯至

春秋字命卿之歸國以尊王也 無所書而不尊命



就至字說凡大夫執而至則名單伯以命大夫雖至而不名故曰無所書云尊王命正所以謹臣禮不

可乎 加逆王姬會伐宋如齊全書法書字致而不名

會伐宋 單伯至 上收書字 下收不名

經于命臣因從兵歸國而兩尊之也

單伯至 意如至 舍至 以意如叔舍相形見權 勢不得而踰之賢知不得而先之

單伯至 舍至

經于內臣返國有示尊尊之禮有示賢賢之義

首止 葵丘 單伯 意如 尊王儲 貴命卿

祭伯 祭叔 意如 叔舍 上王臣無命 下內臣無命

卻缺伐蔡入蔡

即與國之被伯討附夷之罪著矣 新城之盟蔡人

不與故卻缺以下軍伐蔡書戊申入於伐蔡之下見其不服然後入之也



諸侯盟于扈

春秋槩責諸侯之棄義嚴討罪之法也

不曰晉人

會諸侯于扈即是畧之等于夷狄摠是不序一書法

分惡于諸侯是分商人之惡非晉惡也宜摠以討罪

之法提起將晉與魯與諸侯輕叙三段書法摠收

盟唐 盟扈 畧之等于夷狄

歸子叔姬

大國黨惡以絕乎君毋春秋深責之也

伐曹入鄆

春秋紀大國肆暴而原罪於縱惡者焉

不晉與諸侯

受賂不討是成商人為君故益無所忌如此侵西鄙

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討其朝我也

會陽穀弗及盟

即內臣要信之無成縱惡之罪見矣

有以公遣大

夫求盟主紊分作者不知商人一弑賊耳我反汲汲

欲與之盟此不以大義問彼而彼反以苛禮責我其



肆無忌憚非有以縱之而然乎故齊稱弗及見齊之  
侈所以傷魯之不能也

四不視朔

即內君之怠政而放心之失見矣 以事神治民連

講奉以告廟事神也出視朝政治民也當時諸侯既

不稟命述職承王命而授之民者惟有此耳

作主 不告月 不雨 屋壞 會扈 不視朔

春秋詳國君之怠政而見放心之失矣 先以神

之主而民之望提起將事迹點過歸重心放而不

知求

猶朝 不視朔

春秋于內君怠政始幸僅存而終傷其廢也 猶

字四字上見意味

毀泉臺 穀梁曰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內君揚先世之失春秋謹而書之也 毀泉若淺矣

春秋直推到弑父與君誠自有輕先祖之心看出人



心不忘其親有一覲遺迹而不忍者此誰非先君之  
所經歷盤旋而忍毀之耶重此非安危治亂之所係  
一句此處創造微失只勿居為可句最處得當

滅庸

外夷討叛以紓難春秋滅其罪也

惟庸有取滅之

道而楚滅之以為保國之計故原情而未滅其滅國  
之罪不是滅國無罪也亦不可太替他書三國使藉  
不專於楚不稱師若未嘗以重兵臨之者

於人伐鄭

滅庸

凌夏以圖伯  
覆小以圖存

范山  
為賈

滅庸 侵崇

討叛圖存者謀之善攻小求成者謀之失

滅庸

入陳

上為賈  
下申叔

春秋于外夷有所以滅其覆國之罪者有所以滅其

取國之罪者

弒杵  
臼傳

及孔父

仇牧

荀息

子哀

經于處變之臣惟忠與智者足嘉也

忠與智者



或添司城奔即蕩意諸要見得死者去者皆其君  
臣之義當如此末影出蕩意諸

四國伐宋

列卿欲討罪而成其惡失職可知矣 詞曰何故

君猶立文公而還不能討賊又成其罪當疊發之天

位天職字見天討不可廢以孔子從大夫之後不敢

不告照此最切

處父救 邾人伐南鄙

春秋紀兵將尊者貴之將卑者微之也 上股

敗鄆翬伐宋全 下易滅遂伐沈全 加本股問

起倒卑

諸侯會于扈

諸侯不終討賊之義春秋所以畧之也 平宋也作

案此傳不及受賂然侵陳宋侵鄭傳皆有之則亦宜

發傳中人道大倫及君臣之義要點

伐宋 會扈



經重訂賊之義貶失職而畧無功者焉 摠起繳

中分須發存君臣之義以孔子沐浴知子失席証

之

盟扈 十五 會扈 十七 上商人下宋鮑俱收畧而不序

遂得臣如齊

內臣奉使而謀逆春秋變文以罪之也 遂與得臣

並書只欲起問者見事情而其罪專在遂上故特變

其文使人知遂之邪謀發于此奉使之日也大惡固

專在遂然觀得臣卒傳則得臣脅從不能為有無

罪亦宜帶見

遂乞師 文仲介 敗鹹 叔夏介 遂得臣如 戰鞏

經舉重以紀使將而變例以罪其逆與專者焉

以上二股問起倒下二股以罪其逆與專 下或

易會向三卿伐莒全一失体一專兵

乞師 敗鹹

經紀使將獨舉重以示法焉 使舉上客將稱元



帥固是常体然要之先王命使將之体必專其權  
一其柄然後應對周旋如出一旨進退遲速歸于  
一畫始無以異同相忤剛愎相撓者而事鮮有敗  
後世易之如兩將相妬終敗乃事者可鑒也 奉  
使境外君命可權專制閩外君命不受

使舍如晉 子服回介 叔弓如滕 子服椒介

執良宵 石龜介

將大棘 樂呂副單元 戰邲 先穀副林父

新築 石稷副良夫 伐鄭次郟 首偃副韓厥

子卒 會葵丘 宋子 即位 文

春秋酌嗣君之稱有所以重其恩者有所以節其情  
者 上見諸侯在喪則稱子繼世不敢當也存  
父子之恩下見踰年稱君緣臣民之心也慰臣民  
之望

夫人姜氏歸

春秋全君母之去國見罪之有在也



季孫行父如

即大夫之奉使而謀惡之罪彰矣 行父自云使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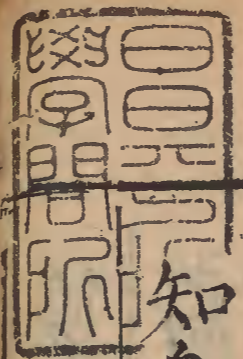
殺適立庶者仲也則行父實與此謀故出姜歸而即  
如齊恐其訴而見討議納賂而請平也或以行父為  
社稷臣非矣

李氏曰文公在位十有八年乃怠政之君魯國之衰自  
此始當其初年承僖公之餘政國家無事故即位之書  
始得繼體之正而叔服會葬毛伯錫命王室之行魯甚

優夫何得臣如京公孫敖會晉侯尊王事伯之禮也  
焉不一二年緩於作主輕於逆祀以至世室之壞而宗  
廟之禮廢矣婦姜之逆不能謹始敬嬴之嬖不能正分  
而夫婦適妾之禮紊矣故先儒曰三書不兩無勤民之  
心四不視朔無自強之志處父厭盟則辱於晉鄭立賂  
盟則辱於齊誠哉是言也然自七年會扈以後十三年  
新城以前楚商臣方以伯事召諸侯宋鄭蔡皆靡然從  
之魯於是時獨能堅事晉室故衡雍之盟公子遂之救



承筐之謀齊宋之會亦不為無益於晉靈之伯數年之  
間楚椒秦術之聘曹伯之兩朝魯亦若尤能為諸侯之  
望者柰何晉室不振齊商人之侵暴不已行父兩告而  
援師不出於是陽穀之盟穀之盟魯遂困於齊矣雖文  
公之媿有以致之亦晉之咎也若夫敬嬴襄仲之事則  
又襲成風之餘智者文公前有諛而不見後有賊而不  
知身死之後冢嗣戕賊其亦莊公之儔哉



文化庫午

五二庫午



